

生命

生 命

章 德 益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生 命

章 德 益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6开本 3.33印张 3插页

1985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098·193 (假精装) 定价：0.87元

开拓精神万岁

(序言)

公 刘

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下子给我邮来了十部诗稿，嘱我为这个行将问世的丛书作一篇序。我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逐字逐行地通读了一遍，能从歌声中结识这么一个庞大的新疆诗人群——既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年诗人和青年诗人，也有兄弟民族诗人，真是三生有幸；我没法子不激动，感触颇多，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去年九月间，我去过一趟新疆；但由于所在单位一再电报催促回家参加机构改革，我被迫中断了原定的日程，把终点暂且放在伊宁，调转头便回了乌

鲁木齐，来去匆匆，见面有限；然而，纵使这样，我也自信领略了一点新疆特有的诗意。

新疆特有的诗意是什么？闭目凝思，窃以为，“开拓”二字，也许可以概括。

记得旅途之上，每当我问起下一站在哪儿歇脚时，得到的答复总是，同样的一句：再走×百里。大矣哉！新疆！这种雄伟的气魄和寥廓的境界，给了我十分强烈的印象。

应该说，收在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诗作，一般都能反映这一特色。无论冰峰、火洲、草原、湖泊、沙漠、戈壁、毡房、畜栏、开垦、狩猎、葡萄园、坎儿井、胡杨、塔松、清真寺、巴扎、叼羊、姑娘追、热瓦甫、冬不拉……端的是这一方的水土和这一方的景观，这一方的人物和这一方的心态。没有，或者缺乏亲身体验的人是肯定写不出来的。

这又印证了一句话：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可能会有人摇头：老一套！

不错，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往往象是老生常谈。然而，如果人们真的把它当作了老生常谈对待，那就未免太轻率了；可以断言，受害者不会是别人，只能是自己。

生活是没有穷尽的，任何人都无权夸口：我的

生活已经足够了。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何况，爆发在生活中的诗的灵感，从来都是一个害羞的、胆怯的天使，她在你的视野中，绝不会原封原样地出现第二次。诗人的任务是，及时捕获这稍纵即逝的精灵，用文字加以固定，或者说，用文字加以复印。

一切全靠生活底蕴的厚实。我想，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中，凡是取得了成功的同志，都是生活的有心人。

尤其值得珍贵的是，新疆的生活既是开拓者的生活又是正在不断开拓着的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开拓意味着进取和奋斗，意味着无所畏惧，意味着寄希望于未来，因此，它需要理想、勇气与毅力。新疆的诗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开拓者的气质。在人与艺术的关系中，开拓意味着探索和创造，意味着革新，意味着绝不认为每件事情都有了现成的答案，因此，开拓者诗人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艺术思想体系，它要显示包罗万象，消而化之的气度，它要恪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

纵观新疆近年的诗坛，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写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章，它们

有明明白白的时代感，扎扎实实的历史感，它们有胸襟、有力度、有严峻豪迈的美，有粗犷与细腻的适当揉合，最重要的是，它们有明天。

展望未来，我对新疆的新诗运动的前景是乐观的。乐观的最大根据是：新疆有人才，因为开拓出人才，只要不丢掉开拓精神，新疆的诗歌就一定会有更灿烂更广阔的前途。

是为序。

1984.1.11于合肥

目 录

开拓精神万岁（序言）	公 刘 1
------------------	-------

神圣的野火

我自豪，我是开荒者的子孙	3
历史，在召唤开荒者	7
我把我生命的一切分赠给人间	10
荆棘，火种与烧荒者	13
远方，有我神圣的野火	18
中国，我愿是您荒野中的一条小路	23

生 命

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	27
生 命	30
植树者	34
远 望	40
通天的一千八百盘	44
天山之美	48

我的诗与画

两点打火机火苗	53
我的扇与伞	55
大漠的味蕾	57
年轮之歌	59
碧绿的书签	61
在大漠的调色板上	63
我的挂历	65
我的诗与画	67
我的辞海	69
我与太阳有共同的血型	71
色 彩	73
一 瞥	75
世界的内容	77
我的巨褥	79
人与绿洲	81
我是风筝	83
晚霞，一片惊飞的蝴蝶	85
拐过大路	87

地球的表情

山	91
天山的线条	94
烽火台	96

驿 站	99
篝 火	101
大漠上的山	103
瀚海与时间	105
一帧剪影	107
大漠营养学	109
地球的表情	110

神圣的野火



我自豪，我是开荒者的子孙

我曾想，地球上应有开荒者的雕像，
那该是十万大山，弯腰躬身，背负青天；
我曾想，大地上应有开荒者的档案，
那该是片片绿洲，存放着春花秋果，碧血汗泉；
我曾想，人世间应该有开荒者的纪念，
那该是绿叶的书签，年年发行于春天；
我曾想，世界上应有开荒者的留言册，
那该是尚未开拓的远方的荒原。

呵，我庆幸，我是开荒者的子孙，
在我的世界中，也有一片荒原——

平沙的卧榻呀，云烟的纱帘，
浊雾的斗篷呀，雪片的垫肩，
霞光的绳索，为我扯起天的篷帐；
月牙的衣钩，为我高悬银袍千件；
风沙的骑队，为我备下幻想的鞍鞴；

摇曳的沙柱，为我晃动开道的长鞭。

清晨，我点起太阳的篝火，焚烧残存的黑夜；

薄暮，我傍着夕阳的余辉，与世界围坐谈天；

夜晚，银河的犁绳呵，我思想的犁尖，

在空旷里开拓着永恒与无限。

呵，我喜欢浊云的烙饼，烘烤在炉壁般的漠天，

虽然焦黄，却能品到创业之味，斗争之甜；

我喜欢天之胸腔中，那天风的高歌，

虽然粗犷，却也共鸣着我心灵的和弦；

我喜欢大漠上，那帐篷的钮扣，

虽然只缝一个，也已开始了一件新衣的裁剪；

我喜欢瀚海中，那泉水的珠链，

虽然仅觅一串，也已镶上了理想的冠冕。

呵，人生，怎能没有开拓的荒原，

没有荒原的人生，只能是生命的墓园。

我鄙夷，那随哀叹而飘走的人生的希望；

我鄙夷，那随悲泪而跌碎的生活的信念；

我蔑视，以一己胸怀作生命耕耘的田园；

我蔑视，以三寸目光作灵魂之犁的绳纤。

呵，耕耘着小小的悲欢，播种着淡淡的哀怨，

这样的生命，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秋天？

呵，人生之长，生活之远，

怎能把自己向隅而泣的影子，看作整个世界！

呵，我庆幸，我们民族永远有开荒者，
一代代人，在历史的荒地上扶犁向前——
连绵的群山，是紧挨的肩膀，
横亘的大江，是拉犁的绳纤，
拉起一块大陆的重载，聚拢一个民族的力点，
扶起一代人心的憧憬，绷紧一个时代的信念。
太阳在上呵——高悬着人生空间的金钟；
曙光在前呵——抛来了历史险滩中的巨纤。
呵，人类在不断的开荒中扩大着春天的疆域；
人类在无穷的开荒中创造着理想的境界，
开真理之荒，开灵魂之荒，
脚下滴血的足印，是我们在这世界上
留下的探索者的赠言；
开大地之荒，开天体之荒，
拉犁者背上隆起的筋肉，是我们民族
真正的生命之巅。

呵，开荒者——人世的山岳，历史的篝火，
开荒者——大地的轴心，世界的支点。
生活是人间的一幅画，开荒者就是浓重的底色；
历史是人类的一本书，开荒者就是庄重的封面；
希望是人生的生存之光，开荒者就是不灭的灯
芯；
未来是人类追求之的，开荒者就是爱神之箭。

呵，没有开荒者，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没有开荒者，这个世界就没有明天。

呵，请分给我一份荒原吧——

即使从广大的世界里，分来小小的一片，
那我的篝火，也能从生活的荒地上升起；
那我的犁尖，也能从心灵的炉火中锻冶，
那我将来的坟茔，也能象一块生命的砝码，
在大地的秤盘上，称出沉甸甸的人生，沉甸甸的
信念。

呵，不负后人呀，不负先贤，
呵，不负民族呀，不负世界，
我自豪，我是开荒者的子孙，
在我的世界上，也有一片荒原。



历史，在召唤开荒者

历史，在召唤开荒者，
召唤在一切未知的荒原与远天。

召唤他的脚步，如钟摆，
摆动在钟罩般的圆天；
召唤他的目光，如秋水，
沉淀尽大漠中的一切尘烟；
召唤他的身躯，如剑鞘，
向荒凉，抽出闪光的血肉之剑；
召唤他的头颅，如星座，
让一个未来的星系，环绕着它的轨道转旋。

呵，这块大陆，还有创伤，还有苦涩，
浊云，还象溃烂的脓汁，挤出在天边；
这个世界，还有愚钝，还有枯寂，
旋风，还象巨锹，插着残月的墓碑，
葬着一万个凋零的春天；
天地，还象闷罐，密封着十万年声息，